

需要制造两个枝桠
影 用黄土掩埋你的影子
要用火焰焚化你的肉体
立下一份遗嘱——在你死后
一把骨头飘向白云的时候
要让你自己和自己分开
以金色的麦地里
肉体与灵魂 一次重逢
们相互拍一下，搅拌一下，
来尝一尝 蝶落在一朵穗上
世 弱小的二根柔草
么 起凌厉的风
得起一个碑



影子进城

陈仓 / 著

红旗出版社

影子进城

陈仓／著

红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影子进城 / 陈仓著. — 北京: 红旗出版社, 2015.4
ISBN 978-7-5051-3386-0

I. ①影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11088 号

书 名 影子进城
著 者 陈 仓

出 品 人 高海浩
总 策 划 袁 敏
总 监 制 徐 澜
责任编辑 陈 桔 赵晓思

特约编审 王 昉
责任校对 刘宁宁
书籍设计 张晓飞

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
地 址 (南方中心)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 号
邮 编 310039 编 辑 部 0571-85310271
E-mail 672329804@qq.com 发 行 部 (北京)010-64036925
(杭州)0571-85311330

欢迎项目合作 项目电话 (北京)010-84026619
(杭州)0571-85310271

图文排版 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毫米 ×1194 毫米 1/32
字 数 100 千字 印 张 5.875
版 次 2015 年4月北京第1 版 2015 年4月杭州第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51-3386-0 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·负责调换

目录

父亲的棺材树／1

创作谈：一个人的宗教／86

影子进城／89

创作谈：死亡是值得尊重的／180

父亲仅剩最后一点力气
仅剩最后一束光的时候
他不写遗书，不交代后事
而是挖好墓穴，缝好老衣
还酿好柿子酒供送他的人饮用
他多年前就在房前屋后种下了泡桐
割好了漆
要给自己打棺材
随时准备着自己把自己埋掉
然后以一根草的形式
从头再来

父亲的棺材树

棺材是下辈子的家

父亲竟然与人捉迷藏似的，躺在一口新打的棺材里。

我是清明节当天，从上海赶回塔尔坪的。从那块坟地经过的时候，还没有看见一点清明味儿，坟上不仅没有多少清明吊子，许多门头依然挂着一把大锁。这些年，别说清明节，就是春节，人回来得也越来越稀少，好多坟头长满了杂草，有些已经坍塌，像是孤魂野鬼似的。不说别人，就说我自己，已有二十多年没有在清明节这天扫墓了，如果不是父亲还在，几个埋在这里的亲人，还会有谁来照顾呢？

隔壁的大美人，举着几个清明吊子，正在徐徐地向坟地里赶。大美人是我的婶婶，我背地里不叫她婶婶，而是叫她大美人。比上次见到时，大美人的腰更弯了，头几乎勾到脚尖，走路像是个滚动的铁环，从她身上再也看不到当年让人慌乱的影子。

大美人说，找不见你爹对吗？恐怕又栽树去了，他这辈子除了树，对谁也没有真心过。

我说，他对婶婶挺好的吧？

大美人说，这辈子最恨的，就是投错了胎，若是变成一棵树，哪怕歪脖子树，那就享福了。

待在塔尔坪，父亲做什么都是喜欢的，喜欢割麦子收

庄稼，喜欢爬山采药，上树摘野果子，就是什么都不干的时候，他也喜欢一边抽着烟，一边钻到庄稼地里，捉几只虫子，拔几根杂草，虫子与杂草也没有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些长歪了的庄稼苗子扶一扶。麦黄之前，在饭前饭后有点空闲，他就听着“快黄快割”的鸟叫声，然后搓一支麦穗子，在嘴里咬着，看看是不是壮浆了。有那么一阵子，因为年纪还小，我们几个有点嫉妒起那些虫子与杂草了，虽然父亲一见它们，就把它们给清除掉了，但是他总笑呵呵的。姐姐曾经说，咱爹还没有给我捉过头上的虱子呢。随着父亲年龄越来越大，不晓得什么原因，也许为了养家糊口，他更喜欢的还是塔尔坪的树。

他几乎一年四季，都与各种各样的树形影不离。那些可以卖钱、可以盖房子、可以打家具、可以烧火、可以撑起鸟窝的形形色色的树，成了父亲的一种信仰。

塔尔坪有人信佛，祈求来生能够过上好日子；有人信耶稣，希望下辈子能上天堂；但是父亲信树，信的是什么呢？是生生不息吗？一个农民与树之间，不会发生什么出奇的事情，无非像任何一种信仰一样，父亲几十年间，总在不断地重复着栽树、养树、砍树，然后再栽树、养树、砍树……这样单纯的生活。到晚年的时候，父亲栽树的目的，好像只为了打棺材。

父亲常常指着一副棺材说，它是这辈子的棺材，不就是下辈子的家吗？

太阳快掉下山了，把整个塔尔坪弄得有些刺眼，尤其是那一棵棵站在房前屋后的树，一边摇晃着一边把自己的影子拉长，夕阳像是一把把斧子，把树一棵棵砍倒了，最后塔尔坪就没有一棵树了，只剩下一个躺在地上的无边的黑夜。直到塔尔坪即将被黑夜淹没，父亲还没有像往常一样，远远地跑到村口接着我。

这一次，我的父亲他竟然死活不见了。

我家院门是一棵树

每次回塔尔坪时，我家院门都是虚掩的，大门也是虚掩的。

这种虚掩着的感觉真好，不像在上海，我每次出门，都得反复把门锁好，钥匙转好几圈，几乎天天下楼了，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少拧了半圈，忘记把防盗门反锁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无论再闷热的天，都得把窗子关好，插上。楼下到处都贴着告示，提醒大家小偷多，要多加防备，即使如此也常常失窃。唯一安宁的日子就是过年，可以大胆地开窗透透气，看烟花，因为只有大年三十、初一两天是没有小偷的。因为小偷也要过年，也得图个好心情，就给自己放假了。到了初二，你得赶紧把门窗再关好，小偷已经不像早些年，一直玩到十六，他们初二就开始出手了。

每次我轻轻推开院门，院门就吱呀一声，这种声音感觉也不错。只有木门才有这样的声音，如果是城里的防盗门，全是钢板的，关上或者推开，只能听到咣当声，那声音冷冷的很刺耳，很无情。很像大家常听到的，犯人出监狱或者进监狱，那道铁门在犯人身后的声音。

说到我家院门，不得不介绍一下父亲的树了。

早些年，一棵树就有一扇门那么粗，一扇门仅用一块

木板就足了。我家院门一扇子估计有五尺宽，五寸厚，纯粹是橡木的。这么粗的树，我跑遍了大江南北，包括神农架的原始森林，好像还没有见到过。上海有几棵银杏树，特别是千年古镇朱家角的街口，那树已经活了几百年，已经成了文物，四周用铁栅栏拦着，保护了起来。但是比起我家的院门，那真是小巫见大巫，树孙子见了树儿子。

还有我家院门的味儿，老远闻着就香喷喷的，这恐怕就是家的感觉了。小时候，还无法形容是个啥味儿，到上海后有一次去参观一家葡萄酒厂，在他们的酒窖里看到一个个大木桶，就闻到了我家院门的这股子陈年味儿，有点红酒香，又有点咖啡香。准确地说，像在上海某个古老的酒吧里，一个女人一边品着红酒一边喝着咖啡，见了你就把嘴巴贴过来，亲你一下的那种感觉。

我们一帮小伙伴，最常玩的一个游戏，就是喜欢挨家挨户地，从人家门缝朝里看，有时候会看到小媳妇奶孩子时，掏出一对白花花的大奶子，有时候也能看到有些大丫头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在院子里一件件脱了衣衫，坐在木盆子中间洗澡，那胳膊大腿白得像冬天的雪地，让人睁不开眼睛。塔尔坪那时有个大美人，三十多岁的样子，方圆几百里地的男人都想和她睡觉，却不愿娶她做媳妇。她瓜子脸，皮肤白，颈子长，尤其下巴上长着一颗黑痣，一笑起来十分俊俏。

有一年秋天，家里人全去地里干活了，她却一个人在

自家院子，从井里打了几桶水烧温了，然后开始洗澡。大美人竟然不用木盆子，估计是嫌小，而是拿出大皇桶。大皇桶有十个木盆子那么大，是专门用来点豆腐的。她不仅用大皇桶，而且在温水里不泡艾叶，而放了一大把花瓣。等花瓣散开了，飘出一股股香味，我们才认出是山上的野菊花。这时，我们才晓得，为什么在路上碰到她，身上总能闻出一股香味，常常招来一只只蝴蝶，落在她的肩膀上。她躺到大皇桶里双腿一伸，就漂在水中了，只露出半个头。正是中午，阳光一照，那水就是透明的，几乎可以看清楚她的整个身子。

塔尔坪每家每户的院门，如果家里还有人守着的话，和我家一样都是虚掩着的。到每家院门外，我们并不推门进去，只从门缝朝里看。一旦推门进去，就把人家的好事搅了，我们什么也看不成了。家家院门上，基本都有几条缝，两扇门中间的那条最宽，旁边还有一些小缝，是门板之间炸开的。每天放学后，我们去看门缝之前，都是要举行撒尿比赛的，谁尿得最远，中间那条大缝就归谁。所以大家在学校时，一下课就趴到小河边，咕嘟咕嘟地喝一肚子水，却不上茅坑，一直憋到放学比赛的时候。

每次基本我都是第一，可以从小河这边尿到小河对面。一是我尿得远，二是我们那条小河实在太小了，不足一丈宽，除了春夏两季河里有水，其余时间都是干的。其实我有个小秘密，我尿得远不是喝水喝出来的。我也试着

喝过一肚子水，每次下课都喝，把人撑得直打冷丁，还没有放学就尿裤子了。夏天尿裤子还好受点，除了有点尿臊味；冬天尿裤子实在太冷了，有时候裤裆里会结冰茬子。后来我从一个丫头的辫子上，抢到一根橡皮筋，偷偷地绑着自己的小鸡鸡。因为这个丫头用橡皮筋扎着头发时，那马尾巴就翘得特别高，像是一只好斗的大公鸡。

这个效果十分好，每次我成了第一，各家各户最宽的门缝就归我了。所以，我看到的总会比别人多，他们有时候只能看到一条白光，而我看到的是一道白一道黑，有时候还会有一道红。那个大美人洗着，搓着，有时候还在揉着，牙齿咬着自己的嘴唇，像是跟自己有仇似的。这些只有我一个人看得清清楚楚的。

那次我们几个小伙伴，屏声静气地看着。旁边有个小伙伴，他一只眼睛眯着，一只眼睛像是一根钉进门里的钉子，悄悄地问，你们看到没有，她身上怎么会有一条缝呢？另一个小伙伴说，哪里是缝呀，是嘴唇吧？她有两个嘴唇呢，上边一个下边一个。

我看得最清楚，我说，肯定不是嘴唇，如果是嘴唇的话，应该有牙齿的，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牙齿？一个小伙伴说，老人没有牙齿，小婴儿也没有牙齿呀。我说，她是老人吗？她是小婴儿吗？两个小伙伴说，那也是，所以那只能是一条缝了。

大美人家院子里，有一棵大杨树，树顶上有一个喜鹊

窝。有两只喜鹊不安地站在树梢上，飞起又落下，落下又飞起，不停地喳喳叫着，似乎闻到了野菊花的味道，也许看到水里有虫子，或者它们冲着大美人的缝缝去的。其中一只，忽然朝着大美人俯冲而下。大美人正在陶醉中，突然被啄了一下，不晓得啄到了什么。只听到她尖叫一声，就从水里跑了出来。说实话，那一刻我被吓着了，闭上了眼睛。

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大美人已经穿好了衣衫，从家里扛了一根长竹竿，朝着杨树上的喜鹊挥了过去，几下子就把喜鹊窝给捅掉了。

有点跑题了。还是说说我家的院门吧。我家的院门是没有炸缝缝的，像是我们看到过的好多女人。塔尔坪好多女人洗澡时，我们都没有看到过大美人那样的缝缝。我问过父亲，别人家的院门为什么都炸开了几条小缝，我们家怎么会严丝合缝的，什么也没有呢？父亲就很得意地说，还能有什么原因？小树做的，太嫩呀，如果是老树做的，肯定就没有缝缝了。

父亲的这个解释我是信的，因为大美人年龄小，所以她就有个水灵灵的缝缝，而其他老奶奶老了，就没有这个缝缝了。

父亲还说，我们这个院门啊，是我自己做的。父亲介绍，他十六岁那年，兄弟几个分家，他仅分到了两个半的碗。那时候他刚刚与母亲成亲，两个碗自己用，另半个碗

就用来喂猫了。一旦家里来一个客人，只好把那只猫碗抢回来自己用。若是家里来了两个客人，只能等客人吃完了再说。所以在塔尔坪，有等客人吃完了主人才吃饭的习惯，一是碗不够用，二是锅里的饭不多，只能先紧着客人。一旦客人说，一起吃嘛，母亲就会说，我们吃过了。其实不是吃过了，是没有碗了，也不够吃了。

之外还分给父亲一间房子，是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的房子。新中国成立前，我们家原来是大地主，方圆几十里的地，都是我们家的。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统统被没收了，但是家底还在，起码有一院子大房子，还有埋在地底下的几罐银元。但是分家时，兄弟几个你争我抢的，就剩下父亲这点了。父亲心善，但有志气，干脆彻底另立门户，靠着大院子再接了一个小院子，把分得的一间房子围了进去。

那时我们姐弟几个，都还没有来到世上，山是公家的，树也是公家的，都是毫无用途的，所以任你砍多少别人是毫不干涉的。父亲跑遍了塔尔坪所有的大山小山，找到最大的一棵树运回来，做了这个独一无二的院门。

父亲说，我现在是快八十岁了，你一减就晓得了，这院门有六十年了。父亲介绍说，塔尔坪原来十分封闭，像是个原始森林，满山遍野都是几个人抱不住的大树，中间还有成群的野猪、野羊、野鹿，当然还有狼。本来山就高，树长得太大了，把太阳都给遮住了，不但庄稼不好